

红色回眸

——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

田伶 王连春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成志 苏 辉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回眸：一位舞蹈演员的亲历/田伶，王连春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1

ISBN 7-80178-331-X

I. 红... II. ①田...②王... III. 田伶 - 生平事迹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406 号

书 名：红色回眸——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

作 者：田伶 王连春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960×640 1/16 印 张：10.25

字 数：18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20.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序

田伶、王连春同志要我为他们所著《红色回眸——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一书写几句话，作为空军文艺战线的多年战友，情不容辞，义不容辞，我答应了。

记得多年前，四伶同志曾给我看过她的写作提纲。田伶同志走进中南海，来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通过她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勾画出一代伟人的鲜明形象。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有着非凡的智慧、丰厚的知识、宽广的胸怀、雄伟的气魄和坚韧而幽默的性格。不信邪，不唯心，不盲目，不拘陈规，追求真理的精神一以贯之；作为一个凡人，毛泽东主席也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苦闷和困惑。我们可以从《红色回眸——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朴实、白描式的叙述中，看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国内国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毛主席的文学作品和文章。仅就我看到和听到的而言，应该说大多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写出了伟大人物及其伴随着的伟大行为，即使写毛泽东主席的日常生活、轶闻琐事、错误挫折，也写得客观公正，真实可信，提示了许许多多的做人、做事的哲理。但是，也有一些作品和文章，杜撰有之，猎奇有之，戏说有之，甚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尽丑化之能事。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这是任何人所不能改变的。所以，我非常欣赏田伶、王连春同志写作《红色回眸——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所采取的态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地写出了毛泽东主席的真实生活，而真实生活什么时候都要比文学更精彩。

田伶同志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空军舞蹈演员，她热爱舞蹈，热爱事业，热爱生活。有人曾经把田伶的名字打了个谜语，叫“乡村演员”。她虽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却始终保持着乡村人那种朴厚的品格，心地坦诚，快人快语，说话直来直去，对人火热心肠，遇到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颇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味道。有人戏称她为“傻大姐”（她曾饰演过一个叫

傻大姐的角色)，她确实有点“傻”，“傻”就“傻”在说真话上。而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在某些场合还会有危险，没有刚直精神和赴汤蹈火的勇气，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红色回眸——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说真话。

《红色回眸——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这本书，很好读，有些地方写得很感人，比如，写她刚到空政文工团时的好奇心理，写她和毛主席第一次跳舞时的激动心情，写她遭受委屈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感、心态等等，都写得朴实无华，活灵活现。没有豪华词藻，没有矫揉造作，但在平叙中显真情，在寻常中见奇崛。

我作为《红色回眸——一个舞蹈演员的亲历》一书出版前的读者，曾经向田伶、王连春同志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李明天

2001年7月18日于北京

自序

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无论在哪里听到或是看到，全国各族人民都会情不自禁地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发自肺腑的颂歌紧紧地联系起来。

由于工作关系，我奉空军党委指示，于1962年春开始，随空政文工团许多同志一道，参加中南海“春藕斋”演出活动，在那里多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我这个普通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幸运。这完全是一种人生偶然的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毛主席的关怀和谆谆教导，使我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尤其是毛主席铮铮铁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格魅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感染着我、鼓励着我。这些都是我在磨难中没有倒下的精神支柱。

毛主席晚年的时候，因为和他比较熟悉的原因，所以就有机会到主席家中看望老人家。在为他表演歌舞节目的同时，遇到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也帮助做一点具体的事情。

为缓解毛主席因繁忙的工作所带来的压力，我们也经常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读书，因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诲。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以一个文工团员的视角和感悟，把看到、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客观而公正地写出来，一是告慰毛主席的在天之灵，二是抒发自己对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并激励自己的意志与精神。

本书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的，很可能存在许多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原谅并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

2003年12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艺海之路梦初圆	1
“乡村演员”	3
戴红领巾的娃娃兵	6
蓓蕾初开	16
来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23
为兵服务	32
第二部分 激荡岁月	40
山雨欲来风满楼	42
血书	49
第三部分 走进中南海	56
“你要抬起头来，一切恢复正常”	58
“将军犯错误兵无罪”	67
孩子·朋友·同志	73
苦乐相伴	80
永恒的纪念	87
感悟毛泽东诗词	91
“她一半听我的 一半不听我的”	99
“东边日出西边雨”	103
“你还是在天上”	111
身份不高地位高	116
第四部分 恩情深似海	123
情深谊长	125
托毛主席的福	129
难忘井冈山	137
第五部分 真实情况	145
后记	155



第一部分

艺海之路梦初圆

1947年，田伶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12年之后，偶然的机会，成为了空政文工团的一名小学员，开始了自己的军旅演艺生涯。田伶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迅速地成长，并有幸参加了著名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留下了演艺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幕。1962年，幸运地被组织派往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演出任务，使她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共和国第一代领袖。



1960 年，12 岁的田伶第一次穿上军装

“乡村演员”

1931年阴历10月11日，在冀西南的一个小山村中，贫农的女儿二丫头（小名），已经19岁了。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隆重的传统仪式，坐着轿子嫁给了苑家会村老田家的儿子兵泰（小名）。当时，那位新郎只有17岁，他骑着马迎娶了这位贤惠朴实的贫农女儿。

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用他们的话说，婚后感情很好，共生男2个育女4个，6个孩子加他们两口子一共8人，共同走过了一段曲折又幸福的人生里程。



1948年全家合影。图中左二为田伶的母亲，怀中抱着的是田伶。

父亲是个老革命，他1935年—1937年期间曾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一所学校里教书，参加了当时保定地下党领导的“学潮”运动。在一次活动中，撤离时，不慎跑丢了围巾，被敌人拣到辨认出来。由此身份暴露了，国民党悬赏要他的人头。后来，在组织的帮助下，于1937年秋季参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将原来的名字田振华改为田国栋。

在革命队伍里，他虽然是做政治工作的，但是也参加过大大小小许多战斗。1939年，在攻打大龙华的战斗中，他作战勇敢，还缴获了日本军官佩带的战刀和军用大衣。

由于我从小就离开家庭，基本上是在部队长大的，因此对父亲的历史了解并不多，只是从父亲留下来的物品中，方才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晋察冀边区十三分区工作，所在部队的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杨成武将军。

听妈妈讲，父亲一生转战南北，但从来没有受过伤，只是积劳成疾，身体一直不好，因肺病总是住院。所以解放后，于1954年6月由华北军区后勤部转业到中央轻工业部工作。

我的妈妈名叫张廷芝，与爸爸结婚后，大伙都习惯叫她“兵泰媳妇”。妈妈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1942年参加了八路军，在原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鞋厂工作，是个支前能手。

1943年，由于敌后环境恶劣，疏散军、勤、妇、弱还乡。妈妈是个“解放脚”，所以又回到老家参加了贫民团并任主席，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经组织批准开始随军，从此一家人终于过上了较为平安的日子。



3岁的田伶与大姐的合影。

解放后，母亲曾在北京市宣武区的一个造纸厂任主管党务的副厂长，并兼做当地街道的治安委员。由于一贯积极工作，1957年还协助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杀人案件，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表彰。1958年被选为北京市宣武区人民代表。20世纪50年代，在街道工作没有收入、无人愿意干的情况下，妈妈毅然辞去了厂长的职务，做起了专职的街道主任工作。

我的妈妈用她自己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地影响着我们姊妹几个。在我的印象中，她的一生只有奉献，没有索取。记得1990

年因病逝世时，我们在她的衣袋里，只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在“为人民服务”一页用纸条作了标记；除此之外，身上只有一个装着3角7分钱的钱包。

1947年，在催生共和国的隆隆炮声中，我在部队里出生。幼时父亲讲：我出生的所在地区是根据地，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老区。按照旧历来算，我的生日是1947年阴历10月11日，恰好就是爸爸妈妈16年前结婚的日子。爸爸开玩笑地夸奖妈妈说：“你又给咱们这个革命家庭添了一个‘小福星’，这是个大喜事。”后来，我在家中一直很受宠爱，包括姐姐、哥哥们都特别爱护我。用我妈妈的话说：“自小青出生，就没有受过罪，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直到全国解放，她就是有福。”

母亲怀我的时候，接到正在部队领兵打仗的父亲捎来的口信：按照我家的习惯排列，生男可取名小金，生女可取名小青。我的两个姐姐分别叫“青梅、青月”，两个哥分别叫“金矿、金双”，所以我这个小女儿出生后，正式取名田小青。

转眼，我到了要上学的年龄，该起个学名了，于是父亲就为我们（除了两个姐姐）下面四个孩子更名，我就改名叫田伶。“伶”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并不明白，长大以后，才知道“伶”字还可以当作演员讲。难怪有人用我的名字编成谜语：“乡村演员”。



全家在庐山合影。图中左三为田伶。

戴红领巾的娃娃兵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全家随着父亲所在的部队——华北军区后勤部来到了北京。开始全家住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1号。1954年，父亲从部队转业，于是我们又搬到宣武区。



1952年田伶和二姐在北京合影。

1959年夏天，传来消息说，宣武区少年之家舞蹈队的18个女队员，要去空政文工团参加选拔舞蹈演员的考试。那时我并不是舞蹈队的成员，只不过是少年之家图书馆的服务员。但是，因为我特别喜爱舞蹈，而且在学校曾经演出过舞蹈节目，还在宣武区的演出中获得过好评，所以少年之家的辅导员就叫上我跟着她们一起去了。

七月，北京骄阳似火，灼烤着我们焦虑、忐忑不安的心情。当我们匆匆忙忙赶到空政文工团的时候，每个人都已大汗淋漓。

在空政文工团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排队走进了排练大厅。不一会儿，几位老师开始对她们18个人进行初步考察。先是扳腿，而后又做了几个下腰动作，然后要求她们每个人表演一些小节目。当时我站在一旁，觉得挺好玩，都看傻了。

舞蹈队的同学都表演完了之后，忽然，一位姓方的老师指着我说：“该你了。”开始我以为是在叫别人，左看右看。但方老师仍指着我说：“不用看了，就是你。”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有点不知所措，只是本能地站起来，赶忙解释说：

“老师，我不是她们舞蹈队的，不会跳她们的节目。”

方老师笑着说：“既然来了，就随便跳一个吧。”

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情急之中，跳了一个以前演过的节目——“鞭炮舞”。出乎意料，在老师们的脸上，我竟然看到了赞许的表情。显然，他们对我的表演还是比较满意的。

考试就这样结束了。尽管我很激动，但是回到家中，我对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仍然做着那些喜欢干、喜欢玩儿的事。

过了一些日子，少年之家的一位辅导员突然通知我，叫我做好准备，到空政文工团参加复试。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



5 岁的田伶。

随着我慢慢长大，才明白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机遇”。人们常常把自己的发展归纳为德、才、机会三方面，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虽说生活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但当机遇降临时，能否把握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喜欢蹦蹦跳跳，心中一直渴望着长大以后能参军、当文工团员。接到文工团让我去复试的通知，想到盼望已久的梦想就要实现，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接到复试消息之后的几天里，我在等待的过程中，高兴得都不知干什么好了。常常在人前人后，忍不住地笑个不停，弄得别人莫名其妙。

复试的日子来到了，这次妈妈陪我来到空政文工团。

对我进行复试的还是那几位老师，他们见到我就热情地冲我一招手：“小鬼，快过来。”我立即向老师那儿跑去。

到了老师面前，我不解地问：“我们少年之家的其他同学怎么都没来？”教师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她们都想来，可她们的条件不够，我们就欢迎



你，你说好吗？”我高兴地点点头。

复试开始了。教师叫我反复地压腿、下腰，用皮尺量我的腿和双肩的长度，甚至还看了我的牙齿长得是否整齐。最后我表演了一段新疆舞，方老师用新疆手鼓为我伴奏，当我随着鼓点做起维吾尔族特有的动脖子动作时，老师们都鼓起掌来。

1959年8月28日，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文工团录取了，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戴红领巾的娃娃兵。从此开始了光辉而又漫长的军旅舞台生涯，当年我还不满12岁。

刚刚进入空政文工团的田伶，时年11岁。

我是建国以来空军文工团招收的第一批文艺小兵，也是第一个报到的学员。那天接待我的一位姓梁的男老师，从他热情的眼神中我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但是并不能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出来。

有许多年，也许是因为年纪小的缘故，对老师们的这种情感始终都不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开始逐渐清楚了，那笑容的背后，蕴含的或许就是前辈对后来者所寄予的一种莫大期望吧！现在，这些老师们大多已进入垂暮之年，有的已谢世远行，但他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我们的影响，却令我终生难忘。特别是他们那种对事业不断追求的精神以及为人的品格，成为我们终生效仿的楷模。

那天，梁老师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早已准备好的宿舍里。室内的几张床和两张书桌摆放得十分整齐。听梁老师说，这间屋子曾做过理发室，因此墙上还挂着三面大镜子。镜子擦得很干净，屋里亮堂堂的。就像我那时的心情一样明亮。

人逢喜事精神爽。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更是如此。眼前这陌生的一切不再是日思夜想的梦境，目光触及到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理想正在变成现

实。我蹦着、跳着，跟在梁老师后面，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好不新鲜。

对我这个新来的“小主人”，老同志们都投来慈祥的目光，有的人还与我热情地打招呼。我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之中。我爱这个集体，也喜欢这里的人们。心中暗下决心：永远在这个大家庭里，终生与艺术结伴。

当我再次回到宿舍里，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初来文工团的那几天，可以说对什么都感到新奇，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童心吧！在楼道里碰到一位女老师，她问我长得有多高，“1米47”，我回答道。

老师惊讶地说：“你刚11岁，个子快和我一样高了。”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当我走出楼道又见到刚才那位老师迎面走来，她却好像不认识一样与我擦肩而过。我有些纳闷，心想，刚刚还和我说话，怎么一会儿就不认识了昵？

我去问梁老师，他笑着告诉我：“傻姑娘，你见到的是两个人，是双胞胎。她们姓罗，先见到的是小罗老师，后来的是姐姐大罗老师。现在你分不清，等了解了她们的各自特征以后就不会搞错了。”为了分清两位老师我还真下了不少功夫观察她们，发现小罗老师的牙齿比姐姐的整齐。所以后来每当我见到她们时，总是先莫名其妙地傻笑，待老师也向我微笑时，便可准确地认定她们了。

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小插曲，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双胞胎，还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当天下午，又来了一个北京学员报到，她的个子比我矮一些，但是性格像个“小大人”，她姓韩。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这样我们相伴着渡过了入伍后的第一个夜晚。

不知是不是太兴奋的原因，晚上，我的中耳炎又犯了，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开始想家，心里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多好呀……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知不觉之间，新学员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1960年初，空政文工团学员班正式开学了。

配发新军装的那天，我们这一群十几岁的小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军服，现场气氛空前高涨。大家彼此互相对视着，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一言、我一语，吵个不停。随后，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便三三两两

地相约，跑到街上的照相馆去照相。

虽然因为我们个子小，穿的都是小号的定做服装，但“八一”帽徽和文艺兵专业符号却是同样的标准，佩戴到我们身上，显得格外醒目。王立春老师为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列队讲话：“同学们，今天你们穿上了军装，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希望你们不但样子是个兵，而且从整体素质上也要像个兵，要表里如一。从现在起，除专业学习、练功外，每天都要按照条例出操、上课。这是培养部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所必须的，大家应该认真对待……”

听着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许多。一种神圣感和成人感油然而生。

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是军人的基础课、必修课。每天，清晨起床之后，我们都会按照要求，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儿”，床单铺得异常平整，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横竖一条线。

不久，听说外单位的同志要来参观，我们不忍心在整理好的床上睡觉，就躺在桌子上或是地板上休息。领导知道后教育我们：床是为人服务的，搞内务、讲卫生是为了培养你们良好的作风和习惯。不能因为担心搞乱内务，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与贯彻条例的初衷就相抵触了，内务搞乱了可以再整理。

冬天来了，为了解决取暖问题，老师让我们自己做煤坯，轮流值班烧火墙。

看着我们将水倒进煤堆里，用白嫩的小手搅拌，再做成一块块煤坯时，老师问我们：“同学们，煤脏不脏呀？”“脏！”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对，”老师笑着说：“煤只是黑，但并不脏。你们的手虽然弄黑了，但心灵上却更干净了。劳动可以锻炼意志，培养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为练就过硬的基本功，团里提出要克服一切困难，号召学习日本女排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

我们每天5点起床，先在操场上跑几圈，再进教室练早功，往往一个踢腿动作就要连续做几百次。我的耐力较差，有一次做踢腿训练中停了下来，结果被老师发现了，不仅没有少踢几下，反而还被罚多踢了几十次。汗水加泪水，是我们提高基本功所必须经历的。

练功的苦和累大家还能忍受，因为这是职业需要。但是由于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我们也一样。训练完后连饭都吃不饱，加上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大运动量对体力的消耗很大，所以，更觉得日子难熬。

我们每天都要列队跑步到几里以外的话剧团上课练功。课程的内容及运动量都要加倍进行。因此，每次课程结束后，大家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回到宿舍，没人说笑，有的甚至连脚都不洗就倒在床上。老师们看到这种情景，心疼得不得了，担心会把我们累坏。作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基本功的训练是最重要的，也是相当辛苦的。我们老师常说：“一天不流汗就不能算上班，每天都要汗珠落地摔八瓣儿，并且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正如有人说的：跳舞、跳舞，一辈子辛苦。”

和全国人民一样，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没有向困难低头，而是勒紧裤腰带。坚持就是胜利，这条极其普通的道理一直支持着我们所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们迎来阶段性业务汇报。基本功训练课程汇报后，还较成功地表演了《春到茶山》、《家家乐》、《父女观灯》、《弓舞》和芭蕾舞片段《四只小天鹅》等节目。整个汇报演出受到空军文化部首长和文工团领导的好评。

正当领导们对汇报演出进行总结的时候，队列中有同学晕倒了，突如其来的事件引起会场一阵骚动。

了解清楚情况之后，上级领导马上作出决定：“就是其他地方少吃点儿、少用点儿，也要给娃娃们保证营养，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不久，我们每个人每月补贴了3盒代乳粉和2斤白糖，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可在当年却是非常稀罕的。

那时全国正闹灾荒，我们听到毛主席为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而不吃肉的消息后，虽说还不能很深刻地理解，但是我们明白所处的是非常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克服困难，我们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当然也不例外。这些道理思想上是明白的，而现实中肚子却不听使唤，因此在学员班也弄出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有一个男同学为了管住自己，把代乳粉存放在另一个同学那儿。一天，他趁“保管员”不在，以极快的速度用小勺挖了一大口放进嘴里吃起来。后来觉得味道不对，赶忙往外吐，随后又用水漱口，谁知吐出来的都是白色